



龙人作品集·奇门异士系列

正邪天下

龍尺著

肆

龙人著

正邪天下

卷四

奇门异士系列

正邪篇

人物介绍

牧野静风：一位拥有如风气势的少年，为完成师祖志愿，涉足江湖，寻找师门逆徒，不幸却魔缘不断，天下间最高魔道绝学“万法逆天”使其变为昼正夜邪……

牧野笛：一代武祖空灵子幼徒，因无意中失去童身，而无法习成“混沌无元”这种可以自全身数千万个毛孔中排出气劲的至高无上的内家绝学，而深感愧对师门，后将其子牧野静风送至空灵子门下，让其完成师门之愿。

烟雨门主：一位拥有“平天六术”之一“一见倾心”绝世暗器手法的高手。

城伯：霸天城总管，数十年来处心积虑，想谋夺城主之位，借扩展势力为由，想暗中控制刚入城的“霸天十卫”，却遭牧野静风的破坏，使其无奈之下施展出了“平天六术”之一的“裂天刀法”！以致身份暴露。

卓无名：英雄楼楼主，一位剑霸天下，值得正邪两道敬重的真正英雄，然而其却因在数十年前做下一件天地不容之事，自觉愧对天地，故此想将功补过。

阴苍：死谷之主，一位在邪道中崛起的神秘之客，因其身怀一种无人可敌的震世拳法，故此在黑道中创下了不败神话。

旦 乐： “死亡大道”的幕后之主，因其控制的杀手组织遍布天下各种行业之中，故此其势力强大与消息灵通，世间无人能比。

夕 苦： 一位不为人知的邪道高手，他的出现与消失总会给武林带来一场不同寻常的劫难。

空 灵 子： 天下间惟一能将黄帝轩辕所留的“平天六术”绝学的再创之人，可惜其将武学公布天下之时，身遭六徒陷害。

绝 心： 数十年前横扫天下的斩天神魔，无奈自古邪不胜正，被一代大侠谷风设计用“地锁”将其困住数十年，直至巧遇牧野静风，才脱身而出。

日剑蒙悦： 天下七圣之一，身怀绝世剑招，和拥有十大圣器之一的“破日神剑”。

月刀司狐： 日剑之妻，因身怀十大圣器之一的“碎月神刀”，无法与“破日神剑”共存，故此离开日剑。

武帝祖诰： 被天下间视为拥有最高武学之人，可其却因一位神秘女子所著的一部武学经典，而走火入魔，被人所擒。

风尘双子： 两位游戏红尘的绝世高手，被天下人视为七圣之二。

苦心大师： 身怀禅道最高武学之人，身受天下人敬重，因为他可以左右天下所有佛门子弟。

秦 楼： 数十年绝世高手“武帅”之女，因误会怀恨武帝，数十年间竟将一部震惊天下的武学经典“惊心诀”重编，而导致武帝走火入魔。

巫 姒： 一位身怀万毒的美艳女子，她虽身处邪道，但却为爱而付出一切。

姬 冷：死谷紫衣护卫，被视为天下间最有前途的年轻刀客，对阴苍忠心不二。

孙 密：“霸天十卫”之一，后因霸天城主被灭，对新主范书忠心耿耿，立下不少汗马功劳，最终却死于新主之手。

如 霜：烟雨门弟子，在其师死后，因误信霸天城主范书的甜言蜜语，委身于他，落得人宝两失。

水红袖：如霜师妹，一位性格泼辣直爽的绝色少女，因无意中巧遇牧野静风，一颗少女纯真的心从此为其而跳动。

司如水：绝世神医悬壶老人的弟子，其心性仁厚善良，医道高明，被天下正邪二道共视为再世神医。

墨乘风：英雄楼弟子，在英雄楼被灭之后，为完成楼主遗愿，以死设下圈套，引敌入伏，壮志成仁。

戴 可：青城派掌门人，身受卓英雄号召，率众进攻“死亡大道”，却在绝谷之中死于非命。

妖 刀：天下四刀之一，在绝谷之顶因力阻牧野静风而命赴黄泉。

秦月夜：素女门门主，秦楼的掌门弟子，为寻找楼主的亲身女儿，而踏足江湖。

叶飞飞：一位拥有天下十大神器之一“离别钩”的绝色少女，后成为牧野静风的红颜知己。

敏 儿：一位才智双全的绝色少女，自幼在杀手群中成长，被天下人视为“有血有肉的兵器”，而其却出淤泥而不染，在巧遇牧野静风之后，便被其如风般的气质所吸引，在牧野静风变为昼正夜邪之时，用其智慧，悟出“有情剑诀”，帮助他恢复灵智的红颜知己。

石 诛：一位拥有“魔身百变”之人，被称为“无血无肉的杀手”。

眉 儿：霸天城主的女徒，后因霸天城被灭，而沦为范书的情妇。

范 书：“霸天双士”之一，身世不明，天下间最为阴险狡诈之人。在霸天城主死后，夺其位，为提高权势，设下种种阴谋诡计，夺取各种武学奇珍，后又因得到空灵子所创的“刀剑双绝”，武功大增，被世人称为——绝世战魔。

第一章 死亡之令

牧野静风没有想到他的到来会让小黑子一家那么高兴，他们简直就像看到了长年在外现在终于回家了的亲人！

最高兴的就数那个老婆子，她握住了牧野静风的手问他伤好了没有？还会不会晕眩？什么时候开始能下地的？……牧野静风一一回答后，她满意地笑了。

牧野静风心想：“如果我见了奶奶、外婆，一定也是与这位老奶奶一样！”

溜溜不知什么时候靠在了他的身边，乘他不注意，飞快地把他的裤脚撩上来些，看了一下伤痕又放下了，然后逃得远远地咬着一只手指冲牧野静风直乐。

老婆子道：“这孩子……”自己也笑了。

牧野静风被这一农家人的善良所深深打动了，他噙着泪对老婆子道：“老奶奶，我这条命是你们一家人拣回来的，大恩不言谢，晚辈对你们一家人的恩情会永铭

心头！老奶奶，我没有什么东西表示谢意，就给你磕几个头吧。”

言罢，他郑重地跪了下来！自他懂事起，除了师祖，他还从未向其他人下跪过，而这一次，他的心是真诚的！

老婆子一下子慌了手脚，赶忙道：“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换了谁也都会这么做的……”

小黑子想要把牧野静风扶起，却觉得牧野静风竟是重若泰山，哪能扶得动？不由暗自嘀咕：那天自己怎么能抬得起他？

牧野静风恭恭敬敬地磕了九个响头，方站了起来，无意中他看到屈小雨正注视着他，眼神颇有些复杂。

自然，小黑子一家人免不了要留他吃一顿饭。虽然是一些农家菜，却也将一张八仙桌排得满满的，足以体现这家人的一片热情。

席间，牧野静风有些感慨地想：“明明是他们救了我，现在却反过来由他们盛情招待我……”

……

回到倚弦庄，已是夕阳西斜的时候了，在回来的路上，并未再见着那两具尸体。

刚进庄内，便听得老家人上前对屈小雨禀报道：

“小姐，庄主已经回来了。”

远远地，便见屈庄主在滴水檐处相迎，他见了牧野静风便道：“听老家人说你们去了小黑子家中，我还担心这么远的路，你的身体吃不消呢，现在看来，我的担心是完全多余了，没想到穆少侠的身体是如此强健！”

牧野静风有些不安地道：“有劳庄主操心了，其实在下伤的已完全好了。这些日子里有劳庄主及令千金悉心照料，在下感激不尽。在下还有些事未曾办妥，需得告辞了。”

屈庄主不悦地道：“天色已经不早了，屈某怎会让你离去？若是你执意要走，便是瞧不起屈某了，至少也得明天再说。”既然屈庄主如此一说，那牧野静风自然也不好再坚持。

宾主正在聊天之际，却见老家人突然跑着碎步过来了，神色显得有些惊慌，他见了屈庄主便道：“庄主，小人有事相告！”

屈庄主对牧野静风歉意地笑了笑，便随老家人走向一个凉亭里去了。只见老家人神色似乎颇为紧张，对屈庄主说了些什么，屈庄主的神色也慢慢地凝重起来。

最后，却见老家人从怀中掏出一件什么东西交给了屈庄主。

屈庄主神色更为严峻了，他忽然转过头来，对着屈小雨道：“小雨，你过来！”

△ △ △

△ △ △

△ △ △

屈小雨依言走了过去，样子显得有些忐忑。

牧野静风心想既然他们之间的说话是不便让自己知道的，自己还是回避一下的好。于是他转过身去，沿着长廊慢慢向前走着。

隐约传来屈庄主的声音，似乎颇为严厉，然后是屈小雨的嘤嘤哭声，好像受了什么委屈似的。

牧野静风不由有些不安了。

过了一阵子，他的身后传来脚步声，然后听得屈庄主干咳一声，牧野静风忙回过头来。

屈庄主说了一句很让牧野静风感到意外的话：“今晚我要让人去外面拉一车炭回来，穆少侠如果……咳……如果执意要走的话，不妨乘他的马车去，反正顺路，当然……咳……”他边说边咳嗽，显得颇感为难的样子。

牧野静风很是不解，方才他还执意挽留，怎么一转眼却又暗示自己今晚就可以离庄了？

这其中定有古怪！

于是牧野静风故意道：“眼看就是酷热的天气了，庄主要拉炭来有何用处？”

屈庄主“啊”了一声，尴尬地笑道：“我……正因为这种天气不会有人买炭才去购买的，因为这时候的炭一定很便宜！”

牧野静风道：“庄主又如何知道我与马车是顺路的呢？”

屈庄主干咳了一声，道：“这儿出去到二里路之外才有岔路，这一段路你们定是同路的。再说就算不同路车夫也可以先拉穆少侠一程，反正炭也不急着用。”

牧野静风心道：“既然不急着用，你为何要让人连夜出去拉炭？”他断定屈庄主一定是有什么为难之事了，于是他笑了笑，道：“今天走了这么多路，有些累了，明天一早，我再动身也无妨。”

屈庄主有些急了，一急便道：“穆少侠，请你务必快快离开这儿……”

牧野静风心道：“果然不出我所料！”

他故意道：“屈庄主是嫌我在庄内呆的时间太久了吧？”

屈庄主忙道：“屈某哪有此意？”

“那却为何急着要让我走？”

屈庄主“唉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总之请穆少侠……我……咳……”他开始咳嗽了。

牧野静风正容道：“屈庄主，你分明是把我当作忘恩负义的小人了。”牧野静风故意把话说得很严重。

屈庄主果然沉不住了，他道：“穆少侠此话怎讲？”

牧野静风道：“我看庄主及屈姑娘的神色，似乎遇上了什么棘手之事，为了不连累我，你才执意要我离开倚弦庄。如此说来，庄主岂不是把我当作忘恩负义之人了？若是庄主看得起我，本应让我略尽微薄之力，以报厚恩才是！而庄主却要让我在此时离开倚弦庄，这岂不是要陷我于不仁不义之地吗？”

屈庄主长长地叹息了一声，道：“穆少侠聪明过人，终是瞒不了你。既然如此，我便明说了吧，不过屈某有一个请求，请穆少侠听了之后，便离庄而去！”

牧野静风不置可否地一笑，道：“庄主请讲。”

屈庄主从怀中慢慢地掏出一物，递给牧野静风，道：“穆少侠可识得此物？”

牧野静风伸手接过，这是一块二寸宽三寸长的金属牌，不知以何物铸成，竟是异常的沉重！

此牌呈紫红色，泛着幽幽之光，让人不由自主会联想到凝固的血。在牌子正面雕着一轮落日，正要沉入山峦之后，夕阳呈血红色，红得不可思议，让人有触目惊心之感！

残阳如血！

是用死者的鲜血将这轮残阳涂抹得这般红的吗？要不然为何有着一一种妖邪之气息？

牧野静风在目睹这块紫红色的牌子之后，竟不期然地心生沉重之感。

他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并不认识这块牌，但我却能感觉到它身上有一种邪异诡秘的气息。”

屈庄主缓缓地道：“不错，因为它本就是来自于地狱之中！”

夕阳斜斜地照在了屈庄主的身上，他的声音显得有些真实——就像夕阳的光芒一样，看上去很是夺目，却已毫无热量。

牧野静风疑惑地道：“地狱？”

屈庄主望着远方的落日，幽幽地道：“那是群魔聚集的地方，一个如同地狱之尊一般可怕的人统治着这一群人，他们的最高信条就是要驱去光明，让黑暗统治世界！”

世上有这样的地方吗？

世间有这样的人吗？

牧野静风静静地看着屈庄主。

屈庄主的嘴角轻轻地抽搐了一下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吓着了似的，他道：“这个地方就是死谷！”

死谷！

死亡之谷——在这儿，死亡是它的主色调、主旋律

.....

牧野静风自语道：“又是死谷.....”

屈庄主道：“这块牌子就是死谷的索魂令，收到此令的人，只有两条路可以走：一条是死路，即与死谷的索魂使者相抗拒，可直到今天为止，还没有任何人能够从索魂使手下逃得性命！”

牧野静风道：“那么另外一条路呢？”

屈庄主脸色变了变，沉声道：“另外一条路是一条生不如死的生路，即是甘心为死谷之仆，供死谷驱逐直到战死或老死！”

牧野静风的心一下子变得沉重了，过了良久，他忍不住问道：“难道就没有例外吗？”

屈庄主道：“也许可以说有一个半的例外。”

“一个半？”牧野静风很惊讶地道。

“不错，其中的‘半个’指的是武帝祖诰，他是七圣之首。死谷在二年前曾极其隆重地派出四十人，送出二块索魂令。其中一块索魂令送到了武帝祖诰手中，武帝祖诰乃武林正道公认的领袖人物，死谷此举等于公开向武林正道下战书！在每块索魂令的后面都注有时间，那是死谷给对手的最后期限！祖诰手中的索魂令上所标注的时间是今年的中秋节！”

牧野静风不由道：“为什么时间相隔这么长？”

屈庄主道：“武帝祖诰乃何等人物？连死谷对其也不得不忌惮三分。但他们既然敢对武帝公开叫板，亦说明他们的实力已是极其可怕！武帝祖诰是武林正道的一面旗帜，旗帜一倒，邪将胜正，整个武林便要进入一片黑暗之中！”

顿了顿，又道：“所以，今年的中秋节，可以说是正义与邪恶之道决一死战之时！一旦这张索魂令也如以前的那些索魂令一样——魔道得逞！那么便等于宣告邪恶战胜了正义！”

牧野静风道：“但自古以来，邪恶从来都是战胜不了正义的。”

屈庄主叹息道：“那是从整个历史之局来看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有某些时期会出现邪魔当道的局面，而这

样的局面，也许只是一转眼便过去了，也许会持续很长时间，十年，百年，数百年……”

牧野静风道：“庄主称其为‘半个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因为江湖中人认为武帝祖诰与死谷各有一半取胜的机会。”

“那么还有一个呢？”

“这是半年多前死谷送到风尘双子手中的那一块索魂令，这风尘双子乃七圣中其中两个，其武功当然是超凡入圣，足可傲视天下！自从风尘双子收到索魂令之后，就突然消失了，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。他们既未被死谷所杀，又不曾甘心为死谷驱从，所以可以说是一个例外。”

牧野静风忽然想起了什么，他将手中的索魂令翻过去细细一看，神色大变，失声道：“这上面所写的时间是……是今夜子时！”

屈庄主缓缓地点了点头。

牧野静风沉默了片刻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屈庄主就万万不该在这时候让在下离开倚弦庄了，却不知死谷的人怎么会与你结下怨仇？”

屈庄主道：“我闲隐于此已有二十年，又怎会与死

谷结下什么怨仇？哎，全怪小女不知轻重……”

“这事怎么能怨我？”不知什么时候屈小雨也走过来，她委屈地道：“难道爹爹希望女儿不加反抗不成？”

屈庄主道：“可……可你也不能杀了他们啊！”

屈小雨道：“谁说是我……谁又知道他们会是死谷的人？再说，难道死谷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”

牧野静风听出了蹊跷之处，他忙道：“莫非此事是因为在下今天于林中杀了两个蒙面人之事而起？”

屈庄主闪烁其辞地道：“穆少侠多虑了，我可不知道什么蒙面人……”

牧野静风正色道：“庄主不必再隐瞒了，这两个人是我杀的，所以我就更不能走了。”

屈庄主急道：“可你是为了我女儿才出手的……”这便等于承认了牧野静风的猜测。

牧野静风诚恳地道：“屈庄主，现在不用再谈论别的事情了，而是要商议如何对付死谷的人！”

屈庄主道：“他们的索魂令是送到我们倚弦庄上的，穆少侠又何必作无谓的牺牲？”

牧野静风自顾道：“依我看屈庄主急着要我离开，说明你不会走那条生不如死的生路，对不对？”